

一代天骄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铁木真
横扫欧亚的战神

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的风云际会，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鲜活生动的铁木真。阐释帝王的是非功过，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

邹弘文◎编著



成吉思汗

线装书局

一代天骄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铁木真
横扫欧亚的战神



邹弘文◎编著

成吉思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 邹弘文编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3. 12

ISBN 978-7-5120-1138-0

I. ①—… II. ①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499 号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编 著: 邹弘文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 版: 腾飞文化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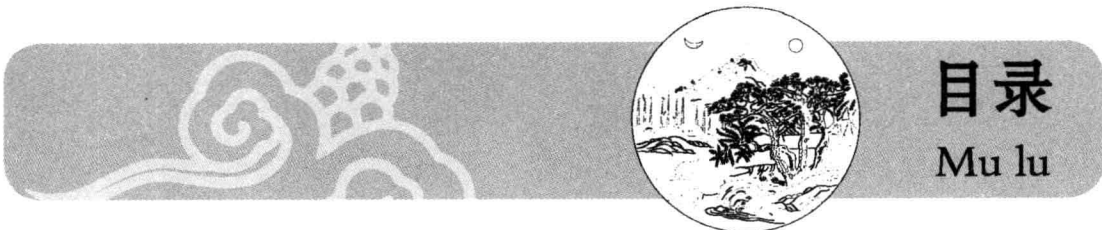
印 张: 48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Mu lu

第一章 蒙古原上真龙降生	1
第二章 夺妻恨胸怀不复仇	32
第三章 血族复仇草原霸主	66
第四章 图大志负重任矢志不移	113
第五章 三雄争锋逐鹿草原	168
第六章 霸业功成一统蒙古国	238
第七章 南下征讨大金	292
第八章 花甲之年亲征西夏	336
第九章 带兵西征所向披靡	379
第十章 铁骑铮铮横扫欧亚	406
第十一章 天命大汗陨落	434
第十二章 千秋功业后人评说	452

东经小兴安岭与东北相连,西以阿尔泰山为界至中亚细亚,北从贝加尔湖一带直到西伯利亚,南越阴山山脉到万里长城与中原内地相连接,西南毗邻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的广阔疆域就是蒙古高原。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高山连绵,群峰插天,峡谷幽深。春天一到,高山积雪渐融,汇流成河,一泻而下,一路欢腾,群山万壑,响声不绝。积水形成了很多大的湖泊,湖泊周围丛林密布,绿树成荫。除此之外,就是一片茫茫草原,中间偶尔会出现缓慢起伏的丘陵、沙带。远远望去,就像一望无垠的瀚海,这里就是蒙古戈壁大沙漠。

蒙古戈壁大沙漠的气候总是反复无常,昼夜温差极大。冬天冰雹大雪铺天盖地,夏天雷鸣电闪风雨交加;白天晴空万里,酷热无比,而到了夜晚寒风乍起,冰冷彻骨。风暴起时,满天飞沙走石,伸手不见五指,人们根本无法骑在马背上。这样的天气经常令人畜毙命,家园毁灭。这里并不是适合人居住的环境,人们经常因此而流离失所。但是仍有许多人聚居在那儿,在水草丰美的地方,用帐幕搭起自己的家园。“逐水草而驱牛、马、羊群”。渐渐这里成为许多民族演绎历史的舞台。

蒙古族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在汉文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蒙古远古祖先活动的记录。翻开中国历史,历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由于不断地争战、掠夺、扩充地盘,在婚姻、兼并及同化的作用下,很少有纯血统的民族。因此,关于北方各游牧民族的渊源,是很难弄清楚的。但蒙古人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供追寻的线索,它对研究蒙古族的起源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相传在天地初分之际,太阳有两个女儿。有一天,太阳的女儿驾着轻舟来到了山清水秀的神州大地。此后姐姐嫁到南方,妹妹嫁到北方。第二年,姐姐生下一个婴儿,婴儿降生时,手里握着一把泥土。他长大后种五谷杂粮,因此成了农业民族的祖先。他名叫“海特斯”,寓意为“汉族”。妹妹生的儿子取名“蒙高乐”,即蒙古族。他降生时手里攥着一把马鬃,长大后放牧马





群和牛羊,因此成了游牧民族的祖先。这便是蒙古祖先由来的传说,她的历史跟汉族一样源远流长。

波斯史学家刺失德丁根据蒙古人的民间传说,特意描写了蒙古族远古的历史:据说在成吉思汗诞生 2000 年前,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被鞑靼地域的其他民族所战胜,同时对他们进行大肆屠杀,只剩下男、女各两人。这四人历尽艰难险阻逃到一处人迹罕至,四周环山的地方。可喜的是在这些山的中间有丰富的牧草和肥沃的土地。这两个叫捏古思和乞颜的男人便和他们的家人及其后裔长期居住下来,并在此繁衍生息,分成部落,逐步繁荣昌盛起来。从此这个地方名叫额尔格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尔格涅”意为“险峻”。这个名字意即“峻岭”。后来,氏族日益壮大起来,但由于地盘日益狭窄而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氏族成员,他们便开始逐渐进行各种探索和尝试,准备走出这崇山峻岭、悬崖屹立的深山,向外发展。最后终于发现了一处铁矿。于是他们准备了大量的木柴,并用 70 个以牛皮和马皮做的风箱鼓风助火,使铁矿石熔化,得到了无数的铁,并开辟了一条新路,走到了更广阔的草原去游牧、发展。到后来,蒙古族后裔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家族还想着这件事。每年除夕之夜,蒙古人便召集铁匠准备好风箱、熔铁炉和煤到内廷捶铁,以此来表示对天恩的感谢。

《蒙古秘史》记载自己祖先时,并没有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而是从唐朝时的蒙兀室韦开始写起。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据《元朝秘书》记载说:蒙古始祖苍狼和白鹿,相偕逃亡。他们一同渡过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头,住在不儿罕山前,生下了巴塔赤罕的孩子。让我们不解的是苍狼和白鹿怎能结成姻缘又生下一个人来呢?许多史学家认为“狼”和“鹿”不过是传说中“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两个人名的汉文意译。他们夫妇分别以“狼”和“鹿”命名,带领蒙古部落离开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深山向西迁移。经过十一代人的辛苦努力,大概在公元 900 年,蒙古人在朵奔蔑儿干兄弟的带领下才到达了不儿罕地区,不儿罕地区不仅是斡难河的发源地,而且是怯绿连河以及土兀刺河的发源地。这里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为蒙古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此这一地区成了蒙古族的发祥地。

依据中国历代史书的记载,朵奔蔑儿干兄弟带领的蒙古人当系《唐书》的蒙兀室韦。“蒙兀”(唐书)，“忙豁仑”(蒙文秘史)，“蒙瓦”(新唐书)，“盟古”(辽史)，“盟骨”(金史)，“蒙古”(契丹事迹)，“盲骨子”(松漠纪闻)。与蒙古二字读音很近，可以看出是同名异译。《史集》解释说：“蒙古”意即“孱弱”和“淳朴”。综合上述理由可断定蒙兀室韦即蒙古的前身，而蒙古与室韦则是同种。根据《唐书》记载说室韦是契丹的别类，契丹当初曾居住在鲜卑的领地，是纯正的东胡人种。由此可见，蒙古的祖先是东胡，与契丹、鲜卑、乌桓等属于同一族源。由于他们与匈奴发生了冲突而且战败，从此东胡余众四散，形成名称不同的部族。而传说中的捏古思和那颜大概是蒙古族两个

氏族的名称。

据载自蒙古始祖起,传至第十世孛儿只斤歹蔑儿干,仅仅记下一个名字,并无事迹。蒙古族十世以前,人口不多,族人很穷,是个相当可怜的弱小部落。这种状况直到蒙古族进入朵奔蔑儿干时期才开始兴旺发达起来。朵奔和他的哥哥都哇锁豁儿都是蒙古族著名的首领、成吉思汗的第十一世祖先。朵奔娶了豁里秃马敦人酋长豁里刺儿台蔑儿干的女儿阿阑豁阿为妻。没过几年就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叫不古讷台,一个叫别勒古讷台。又过了几年,朵奔便去世了。他们家的奴隶小马阿里黑成了唯一的成年男劳动力。阿阑与小马阿里黑日久生情,几年以后又连续生了三个儿子。不久,阿阑便发觉了大儿子和二儿子对自己的疑心。有一天,阿阑豁阿叫齐五个儿子来吃羊肉,同时又分给每人一支箭杆,并叫他们折断。各人折断之后,阿阑豁阿又拿五支箭杆缚在一起,再叫他们轮流去折。可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折断。于是,阿阑豁阿说道:“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我的两个儿子啊!你们疑惑并议论我生的这三个儿子到底是谁的?是什么样人的儿子?其实你们疑惑的也是!你们尚不知道呢,每天夜里有个黄白皮肤的人,借着天窗和门额上露天地方的光,进到帐里来,同时轻轻地抚摩我的肚皮,光明透入我的腹中,出去的时候,俨如黄狗一般,冉冉地翼去。像这般看来,显然是天的儿子,不比凡夫俗子,以后要做万民的可汗。”阿阑豁阿又说:“你们五个孩子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出来的,就像刚才的五支箭杆一样。如果是孤立的一支箭杆,无论是哪一支,也无论是任何人,都很容易折断。但是如果你们同心一体,互相合作,就像那一捆箭杆一样,任谁都不能把你们怎么样!”阿阑老母死后,三个小儿子的子孙组成了尼伦氏,因是神人的后裔,故称“纯洁出身的蒙古人”。其五子孛端察儿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他的后代尊称为孛儿只斤氏。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6世纪的诗人对草原景致的真实描写,也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蒙古草原牧民的生活。千百年来,数不清的游牧民族在这穹庐下面生活,今日行,明日留,逐水草畜牧而生。成吉思汗所在的蒙古——孛儿只斤——乞颜部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狩猎为辅的部落。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他们已经从采集、狩猎经济进入了比较有保障的游牧经济,而原始的氏族公有制早已不存在,牲畜和其他财产早已为个体家庭所私





有。家庭即“阿寅勒”，同时成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那颜的子孙们根据私有财产世袭制从父祖那里继承一份财产和一批百姓，并继续通过掠夺和兼并，形成新的“圈子百姓”。当时的蒙古社会由于战事频繁，蒙古各部的属民和奴隶的数量也在日益增加，他们不仅要冲锋陷阵，而且还从事生产劳动，被用于游牧业、狩猎业、农业和手工业中。

属民的一切经济活动要以其所从属的贵族的意志为转移，按其旨意驻牧。由此可见，其负担十分沉重，平时要小心纳贡服役，战时要积极随从参战。以游牧生活为主的蒙古人，其游牧对象的牲畜是马、牛、羊，马匹在他们整个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匹是蒙古人的财富象征，又是“草原靴履”。草原人几乎天天在马背上争战、放牧。马被广泛地用于交通运输、战争、狩猎、生产以及用来牵引车辆等。而且马奶可以制作出各种各样的乳制品。这时的马奶酒被欧洲人称为“库米兹”，与马肉及皮革一样都是蒙古人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其次是牛、羊，多半用以食用，是切实可行的物质财产。狩猎对蒙古人来说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而且在军事上也可以作为集团训练，教以战术，或作为一种娱乐活动，以此来提高并激发士兵的斗志。

蒙古人信仰的宗教是萨满教，这个宗教相信天、地、子，不古讷台和别勒古讷台二人私下议论，怀疑山、川、草、木、火等万物都有神灵存在。而原因是在当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人们所看到的只是无边无际、一望无垠的茫茫草原，在这样的环境里产生冥想宗教是根本不可能的。“萨满”是蒙古语“布克”的意思，据说是特意掌管神与人的关系，传达神的意志，根除病症的很原始的东西。在蒙古草原，不论天还是神都叫“腾格里”，都属于最高的神。游牧民族里，无论是贵族、属民还是奴隶都是按神的意志来行事，“无事不归于天”。正是因为如此，“长生天”“永恒的天”“永恒的天力”等语句经常挂在蒙古人的嘴边。蒙古人祭天的地方叫珠盍利，他们把祭祀用的肉挂在长竿上，倾洒白马奶子制作的酒于天地，俗称“汉奠之礼”。在蒙古部落许多地方，牧民制作简单拙笨的翁根作为神的象征。“爱太根”为地神，作为大地的母亲而被游牧民族所信仰。另外，在蒙古还有另外一支小的宗教——喇嘛教，同萨满教一起统治着牧民的灵魂，但因为种种原因总是同萨满教混淆而没有明显的界限。一切都归于天命或神意的思想，这也使历代可汗在统治和领导部众等许多方面有了凭借。因此其号令一出，便具有神一般的号召力和不可抗拒性。无论是进行争战还是政策的推行，都如顺水行舟，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后来，铁木真是巧妙运用了这一思想，才得以称汗以至建立起强大的游牧帝国。

塔塔儿部：在蒙古部兴起以前，塔塔儿部是漠北草原势力大于一般部落的一个大部，位于呼伦贝尔湖附近，它的地域广阔，富饶美丽。塔塔儿部之间经常相互争战，同时又充当辽、金统治者的帮凶镇压其他部族，与蒙古族、克烈族为敌。

蔑儿乞部:史书记载蔑儿乞部是蒙古语族部落之一。他们居住在鄂尔浑河至薛灵格(色楞格)河流域。《元史》曾记载说:蔑儿乞部“世居不里罕哈里敦之地。其俗骁勇,善骑射,诸族颇惮之”。这些足以说明在蒙古族兴起之前,蔑儿乞部也是漠北的强部之一,他的势力曾到达“不里罕哈里敦”即不儿罕山一带。

乃蛮部:乃蛮部为突厥语族部。无论从地域、军事、经济还是文化都比蒙古人先进。他们建立了先进的部落联盟,采用畏兀儿文字进行统治,并信奉西方传来的景教。据《元史·地理教志》记载,乃蛮部始居于谦河(叶尼塞河)流域,后因种种原因居住于蒙古高原西部,控制着阿尔泰山附近的广阔地域。因与克烈、蒙古族为邻,因此“经常与王汗(罕)发生纠纷,互相敌对”。

克烈部:克烈部居住在漠北的中心地带即土拉河和翰尔寒河流域之间的回鹘汗国故地,是由六个部落组成的强大的部落联盟;与中原王朝和蒙古族相毗邻,也同样信奉景教。因在风俗、语言、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受突厥部族的很大影响,常采用突厥的名字或称号。在当时,克烈部是漠北草原一个独立的大部,所以在顽强地抵抗着来自各大部的骚扰的同时,又没有屈从辽、金的统治。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提高,私有制的发展,蒙古草原诸部逐步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分成了那颜贵族与属民、奴隶两大对立阶级。他们之间属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当时草原各部阶层和阶级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人:

那颜——译为“老爷”或“官人”,是各部的奴隶主贵族和官员的尊称。他们是各部首领、统治阶级,在各部享有很高的荣誉并拥有众多尊贵的称号。有的甚至受封于唐、辽、金王朝,同时成为该王朝在这些地区的代理人。汗合罕(可汗)是那颜阶级的领袖人物。这些人从不进行生产劳动,而是专门从事战争和掳掠。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中心——翰耳朵。内设官分职,外戍边卫疆。他们是各族贵族的最高代表,并逐步发展成为剥削和压迫本部百姓的地方政权。

哈刺抽——又名“哈刺出”,是“贱民”“黑民”的意思。他们虽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经济上有少量的牲畜、帐幕、劳动工具等私有财产,但最重要的是与那颜贵族是一种依附关系。哈刺抽平日纳贡服役,战时则又随军作战,那颜贵族与哈刺抽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自身人”是哈刺抽中地位较高者,可以参加氏族部落的选举。但“自身人”在战时也同样要充当普通战士。

属民——一个附庸等级,可以说可有可无。又称“哈阑”,汉语意为“人丁”之意,指的是人数众多的庶民。属民来自被征服部或被削弱部的成员,或是为争取保护的一些投诚部落的游牧民族,或是失去财产、没落的氏族成员。那颜贵族与属民之间的关系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属民处于附庸地位,受那颜贵族的剥削和统治。

孛斡勒——“奴婢”的意思。包括世袭奴隶、买卖奴隶、陪嫁奴隶、赠赐奴隶、罪犯





奴隶、自动投靠的奴隶、同族近亲奴隶及战俘奴隶等等。在当时的蒙古各部落中，孛鞠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不仅供家内役使，从事各种生产劳动，而且还随时随地随主人参加围猎和征战。甚至被役使充当军中苦力，或修筑战地工事，或进攻时冲锋陷阵。

铁木真诞生前的蒙古草原充满了各种矛盾和纷争。成吉思汗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在未出世之前，有星的天旋转着，众百姓反了，不进自己的卧室，却互相抢掠财物；有草皮的地翻转着，全部百姓反了，不在自己的被窝里躺着，却互相攻打。”这些话足以真实地反映出当时蒙古草原诸部的混战局面，其中既有属民、奴隶反对那颜贵族以及那颜贵族内部为争夺本部汗位而发起的斗争，又有各部那颜贵族为扩充地盘，抢夺属民、奴隶、牲畜、牧场的斗争，以及各部可汗为争夺草原霸权进行的斗争。这种局面也反映了当时蒙古诸部矛盾的不可调和及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虽然这样，但由于当时还没有一支强大的部落能统一各部，频繁的争战只能是越来越加重奴隶、属民、平民的灾难。人畜骤减，一些奴隶主和部落也在斗争中消失，这使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和苦难。同时社会财富减少，最终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降低。

蒙古族第一位可汗是合不勒，合不勒统一了蒙古各氏族，做了蒙古族的第一位可汗，亦称合汗。

合汗在当时威名远扬，金熙宗便召合汗入京。合汗欣然前往，金人盛情款待。一天，合汗酒醉后忘记了金朝的礼仪，跳起了蒙古舞蹈，并摸着金熙宗的胡子又笑又叫。金熙宗宽恕了他的过失，给合汗许多财物，把他送走了。合汗走后，金朝谋臣策士认为这是放虎归山，金熙宗便派使者追赶合汗，危机之中合汗杀死了金朝使者。不久，金朝派胡沙虎大将率领大军讨伐蒙古，合汗诱敌深入，在海岭一带大败金军，从此金与蒙古结下了几代冤仇。合汗在世时，他的妻兄患了病，便请塔塔儿部的巫医珊蛮为其治疗。不幸妻兄一命归天，合汗妻兄所在弘吉刺部以为珊蛮将其害死，便杀死了珊蛮。塔塔儿大兴复仇之师，同时对弘吉刺部进行讨伐，合汗的儿子们为舅舅出力自然是责无旁贷，因此也卷入了这场战争。从此，蒙古族与塔塔儿部又结下了世代冤仇，塔塔儿乘机争得土地、人畜、物资，并大胆地命令蒙古诸部俯首称臣，纳岁赋贡。这时铁木真所在的孛儿只斤氏在屡次复仇战争中已经延续了几代。

俺巴孩汗在位时，为缓和与塔塔儿部的关系，决定将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嫁给塔塔儿人，并亲自送女成婚，回来路上却被塔塔儿人所俘，送到金朝，金朝皇帝为报杀使之仇，将俺巴孩汗无情地用铁钉钉到“木驴”上处死了。

俺巴孩汗被杀害后，人们拥立合汗的第五子忽图刺为汗。这个忽图刺汗勇力过人，豪饮善啖。他遵从俺巴孩汗的遗命，领导蒙古各部族替俺巴孩汗报仇。他首先率军进攻塔塔儿人，双方共进行了13次战争，可遗憾的是蒙古人非但没有捉到暗害俺巴

孩汗的凶手，合汗的长子反而被俘，被送到金朝，又被钉在木驴上处死了。公元1147年，忽图刺汗率军攻入金朝边界，大败金军，抢掠了大量财物、人口。此时金人被迫议和，割让出大片土地。

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妻子月伦，是蒙古草原上少有的有胆有识、聪明能干、贤惠温柔的女性，是幸福、尊贵的子女们的母亲。《元史》记载说她本是抢来的夫人。因为月伦出生于弘吉刺部的翰勒忽纳氏，本来嫁给了蔑儿乞部的也客赤列都。当时也客赤列都娶亲回家，途经斡难河畔，正巧遇上在河边放牧的也速该。也速该见正青春年少的月伦长得如花似玉，便伙同其哥捏坤太子，弟答里台翰惕斥兵追抢月伦。情况紧急，月伦便对也客赤列都说：“那三个人面相都凶神恶煞，一定会要你性命的。你若保全性命回去，像我这样的女人比比皆是。你如果想念我，就让再娶的新妇叫我的名字吧！”说完便脱下衫儿给他做纪念。也客赤列都接过衫儿仓皇逃走。《蒙古秘史》叙述道：在掳走月伦回来的路上，月伦哭着说：“我的丈夫头发不曾被风吹，肚腹不曾忍饿，如今走去呵，怎生这般艰难。”悲痛欲绝，声震山川林木。但当时抢婚遗俗在蒙古草原各部甚为流行。从这件事上来说，当时忽图刺的兵势之强已非同小可。隔不久，月伦便听天由命，成为了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忠诚的妻子，并为其抚养教育了几个名扬古今中外的后代子孙。

俗语道：时势造英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便是在这样一个征战频繁、社会动荡不堪的乱世中降生的。1162年秋，为获得更多的财富，作为蒙古族首领的也速该丢下自己所爱的温情脉脉的妻子，与塔塔儿部展开激战。用计谋俘虏了塔塔儿部首领铁木真，胜利而归。正当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回到营地——斡难河边的帖里温陀山，走进自己的蒙古包时，他的第一个儿子降生了，可谓双喜临门。尤其令人吃惊的是这个男婴右手握着血块，两眼有神如火，容颜红润放光。按当时当地的风俗，都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为了祝贺作战胜利和长子的降生，也速该以被俘虏的塔塔儿部首领之名，为儿子取名叫铁木真。

铁木真这个名字，包含有“铁”“铁化”“铁一样”、“铁之最精者”的意思。

铁木真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还要从他的父亲也速该的争战活动说起。

也速该有一个英雄称号，众人称之为“拔都鲁”，蒙古语的意思是“勇士”。在当时大漠南北地区，存在着大大小小总计数十个部落，相互之间，你抢我夺，长期战争不已。也速该是蒙古乞颜部落的首领，这个部落的老人、小孩、宗亲，包括叔伯和堂兄弟们，都愿意听从他的命令。他曾多次率领部众与其他部落的军队作战，而且经常打胜仗，声望很高，所以，受到部众的拥护和尊重。

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夫人，即月伦，是蒙古高原上一位有胆有识、聪明能干的女性。她恭请凯旋的丈夫也速该给新生儿子起一个响亮有意义的名字。也速该兴奋地





说：“今日咱家是双喜临门，一是我领兵打了一个漂亮仗，二是你幸运地为我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为了祝贺作战胜利和喜得长子，永远记住这个喜庆的日子，我看，就以被俘虏的塔塔儿部首领之名为名，叫铁木真吧！”河额仑拍手称好。此后，铁木真的名字及其尊号成吉思汗，随着他一生的征战活动，从蒙古高原传遍了整个世界。

《元朝秘史》描绘的战争状态正是也速该做军事首领时的背景。

现在灾难降临在也速该的头上，也速该遭塔塔儿人暗算，突然中毒身亡，给乞颜部和他的家属带来巨大的不幸。对他们来说，在没有法律秩序，只有争夺厮杀的蒙古草原上，失去一位英勇善战的、心甘情愿追随的军事首领，就等于失去了安全的保护。也速该一死，乞颜部似乎成了一群乌合之众、散盘之沙。他们既不能推举出新的强有力的首领，又不愿意尊奉年仅9岁的铁木真做首领，此时从贵族到牧民，纷纷议论要另投靠山，寻求有力的保护。

对也速该的死幸灾乐祸的人，还有泰赤乌部落的首领塔儿忽台。本来泰赤乌部与也速该的乞颜部本属同一个老祖宗，血缘关系最为密切。但后来两部由于种种原因结下前嫌，塔儿忽台嫉恨也速该。也速该尸骨未寒，该部长者在祭祖大会上故意不分给铁木真母子应得的供品，并且当众羞辱他们母子俩。随后，塔儿忽台打算兼并乞颜部。乞颜部的贵族老爷以及平民百姓，甚至包括也速该的近侍脱朵延吉儿帖等人和几代相随的奴婢，都纷纷投奔塔儿忽台。塔儿忽台干脆不打招呼，把两部人马全部迁走了。

也速该的忠实仆人察刺合老人对这种势利眼的行为大为气愤，便骑马追上脱朵延吉儿帖，劝他回心转意：“你是也速该大人的近侍，同生死，共患难，征战无数，为何也要抛弃大人的后代而去？”

脱朵延吉儿帖也振振有词：“深水已涸矣，明石已碎矣，留守这里又有何用？”

固执的察刺合老人还不死心，死死拉住脱朵延吉儿帖的马缰不放。这时，另一个泰赤乌部的勇士赶上来，挥舞长枪，刺中察刺合老人的后背，顿时察刺合老人受重伤倒地，脱朵延吉儿帖随迁移的人流扬长而去。

受伤的察刺合老人忍着剧痛，一步一步地挣扎着回到家中，便卧床不起。铁木真前去看望，老人告诉他：“你父亲苦心经营，好不容易聚集了众多百姓，如今都无情地跟着泰赤乌部的首领走了。我想劝他们回心转意，但没有一个人响应，泰赤乌人还刺了我一枪。”铁木真闻言，禁不住潸然泪下。

察刺合老人由于受伤失血过多，很快就死了。

没过多久，老人的儿子蒙力克把也速该临终托孤之言抛到九霄云外，也无情地离铁木真母子远去。

唯一留下来陪伴铁木真母子的外人，是一位名叫豁阿黑臣的老仆妇。

昔日斡难河畔鳞次栉比、炊烟袅袅的蒙古包，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昨天，草原

上还是人欢马叫,热闹非凡,如今却是寂静得出奇,四周空旷无声,只有斡难河的流水和大自然的风在作响。

铁木真家的两座帐篷孤零零地傲立在斡难河畔。只有从帐顶上插着的那面秃黑军旗,还能看出这里曾经是一个人畜两旺的蒙古部落。

也速该去世时,他的第一夫人河额仑已经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铁木真才刚9岁,次子拙赤·合撒儿7岁,三子合赤温·额勒赤5岁,四子帖木格·斡惕赤斤3岁,女儿帖木仑尚在摇车之中。也速该的第二个妻子,名叫速赤,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别克帖儿,另一个叫别勒古台。

河额仑真不愧为一位军事首领的英烈夫人,她意志坚强,决不向泰赤乌部的首领塔儿忽台低头示弱。她立志不投靠任何亲友和有势力的部落,独自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把也速该的七个幼儿抚养成人。

当前,摆在河额仑夫人面前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解决全家人挨饿的问题。因为跟随多年的家仆也随泰赤乌部而去,并带走了大部分畜群,所以河额仑决心亲自饲养为数不多的牛羊和马,以防出现冻死、饿死、病死的状况。全家人得指望这少数的畜群提供鲜奶和肉食,还要小心翼翼地照料它们,保证来年生产小牛、小羊、小马,逐渐扩大畜群,保证生活供应。

为保证食物来源,河额仑夫人带着同患难的速赤夫人去树林中打猎。她们经常捕获的猎物主要有野鹿、野兔、野羊、山鸡等。

她们还从斡难河中捕到不少鱼类,采摘杜梨和稠梨等野果,挖掘可食的草根和树根。一时吃不完的食物,她们便略作加工,晒干或风干,肉类食物用盐腌透,然后都储存好,以确保冬天猎物稀少和春天青黄不接时仍有足够的食物充饥。

除此之外,河额仑夫人还要带着速赤夫人去放牧,把为数不多的牛羊马赶到斡难河畔水草丰盛的草地去吃草。她们还设法砍伐树枝和矮灌木,并拾干牛粪和马粪,运回家中,用来供养全家平时生火做饭和冬天取暖之用。她们还必须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割草,把草料切碎晒干,以作牛羊马的储备饲料。

好在她们有两个好帮手。

铁木真虽然只有9岁,但非常懂事,忙里忙外,很是勤快,俨然一个小男子汉。一有空隙,他就带着大弟拙赤·合撒儿去河边浅水处捕鱼捞虾,射杀幼小的飞禽走兽,享受那童年时难得的欢乐时光。

当两位夫人带着铁木真兄弟在野外忙碌时,那个忠诚的老仆妇豁阿黑臣就在家照料铁木真年幼的弟妹,忙些家务活。

河额仑夫人虽为女流之辈,但精明能干,毅然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挑起一家之长的重担,把全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诃额仑夫人虽然能保证全家人不受冻，不挨饿，但是，毕竟离开了氏族部落，又是孤儿寡母，缺乏有力的安全保护。随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铁木真一家不时受到仇家和强盗的袭击，孤立无援，在斡难河上游的森林中和草原上过着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苦难生活。

诃额仑夫人常常想：孩子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在铁木真幼小却爱恨分明的心灵里，除了对塔塔儿人刻骨铭心的仇恨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件心事：要怎样才能把离散的族人和家仆重新聚集到他家周围？

他对泰赤乌部人同样充满着仇恨。

铁木真一家在艰难的环境里苦度岁月，但他们并没有被这艰难压垮、压死。他们没有忘记也速该的遗言，在为活命而劳作的同时，铁木真还带着弟弟们练习弯弓盘马。说来也奇怪，他们过的是仅仅能延续生命的日子，可是一个个的筋骨却像马驹子一样的结实，而那几匹银合马也在不知疲倦地回报着小主人——下了两只活泼可爱的小马驹儿。他们已经有七匹银合马了！连最小的妹妹帖木仑也能帮妈妈干活了，在诃额仑挤马奶的时候，她拿着点燃的草绳子，放在母亲的手臂旁，给母亲熏蚊子。老仆豁阿黑臣用草原上流传着的最古老的故事滋养着七个小主人：“黄金家族的先祖朵奔蔑儿干死后，他的妻子阿阑豁阿又生下三个儿子。她原来的两个儿子猜疑母亲有私情，排斥后生的这三个弟弟。在春天的一个夜晚，阿阑豁阿祖母煮着腊羊肉，把五个儿子叫到面前，让他们并排坐下，给他们每人一支箭让他们去折。他们一折就断了。阿阑豁阿祖母又把五支箭合起来让他们轮流去折，结果谁也没有折断。阿阑豁阿祖母对两个大儿子说，每夜都有黄白色的人从天窗进来抚摸我的肚皮，那光透入我的肚子里，那个人是随着日月的光亮，像黄狗似的爬着出去的。这样看来，我生的这三个孩子，一定是上天的儿子，是凡人不能相比的。你们兄弟五人都是从我肚皮里生出来的。如果像一支一支箭分开那样的脆弱，会被任何人击败；你们如果同心合力，好比五支箭放在一起那样的坚固，任凭什么力量也很难对付你们……”

可是，铁木真和他的两个异母弟弟之间并没有像阿阑祖母的儿子们那样同心合力，相反，他们一直都别别扭扭。别格帖儿对铁木真的首领地位最不尊重：“他凭什么当首领？他有战功吗？他不过是兀真生的儿子罢了，要我当首领，会比他干得更好！”因为他心里存了这样的芥蒂，平时自然处处故意给铁木真出难题，找别扭。这种事日积月累，终于在一个夏日的中午酿成了一桩血腥的罪恶。

积劳成疾，过度的劳累和劳心使诃额仑病倒了。铁木真把合撒儿、合赤温、帖木格和帖木仑叫来，严肃得像个成年人般地对弟弟妹妹们说：“听着，我们的母亲太苦了，今天我们去给她弄点好吃的补补身子。”

小妹帖木仑一听有好吃的，高兴得拍手跳起来：“太好了，有好吃的了！”

二弟合撒儿呵斥道：“帖木仑！你听好了，是给母亲弄好吃的！”帖木仑泄气地安静下来。铁木真领着弟弟妹妹出发了。

蒙古人那时是不吃鱼的，可是除了鱼还有什么能给妈妈补身子呢？他们没有捕鱼的工具，铁木真想出一个笨办法——垒坝。他们将一条小溪用石头和泥土两头堵上，然后再把堵住的水淘出去，水淘干了，再抓憋在里边的鱼。为了给母亲抓鱼，几个孩子认真地干着，一个个弄得浑身满脸都是泥，累得汗流浹背。苍天不负苦心人，他们终于有了收获，抓住了一条不小的鱼！铁木真将鱼装进皮桶里送到岸边，又继续摸鱼。

在岸上坐着的最小的弟弟妹妹——帖木格和帖木仑过来看鱼，帖木仑伸手就抓，帖木格啪地打了帖木仑的手一下：“别动！”帖木仑一抽手，桶被弄翻了，鱼在地上蹦，帖木仑趴在地上扑鱼。铁木真大怒，跑上岸来，一巴掌把帖木仑打哭了，拾起地上的鱼，放进桶里，又去河里淘水。

合撒儿过来哄着妹妹：“帖木仑，妈妈好不好？”

“好！”

“妈妈天天为我们受苦，多瘦啊！哥哥是想捞鱼给妈妈吃。好让妈妈身子壮壮的、好好的。你倒要拿来玩儿，对吗？”

听二哥一解释，帖木仑不哭了，她走到水边对还在摸鱼的铁木真说：“大哥，帖木仑是个坏孩子，你再打我吧！”

铁木真蹲下，抱起妹妹，贴着她的脸说：“不，你明白了道理，就是哥哥的好妹妹！”他脸上的一块泥蹭到了妹妹脸上，五个孩子相视而笑，笑得那么开心和甜美。

“铁木真安答！”

铁木真扭头一看，原来是他的安答札木合骑着一匹马走了过来，高兴地迎上去：“札木合安答！”

札木舍下了马奇怪地问：“你们捞鱼做什么？”

没等铁木真回答，拾柴回来路过这里的别格帖儿和别勒古台走了过来。别格帖儿看着札木合，冷笑着说：“这是那个札答阑人吧。”

憨厚的别勒古台不明白：“哥，什么是札答阑人？”

别格帖儿恶毒地说：“谁知道他们是哪路野种？”

札木合的脸白了。铁木真瞪起了眼睛。别格帖儿越发起劲地接着说：“札答阑是外族血统的意思。因为他们的始祖是蒙古部祖先孛端察儿抢来的孕妇生的男孩，所以，他们一直受到排斥和鄙视，你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铁木真忍不住教训别格帖儿说：“难道他们不是一样喝三河源头的水长大的吗？”

别格帖儿见铁木真接了话茬，便直接对他顶撞道：“他们就不配喝三河源头的水！”





札木合脸上的肌肉抽搐着，他的自尊心在流血。铁木真抢前一步，指着别格帖儿斥道：“别格帖儿，我不允许你辱骂我的安答！”

别格帖儿还是一脸的嘲笑：“你就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安答了吗？”

铁木真盯视着别格帖儿，别格帖儿迎着铁木真的目光，并不回避。札木合本想发作，可他更想让铁木真替他制服别格帖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激怒铁木真。他懂得欲擒故纵的道理，便一声不响地走向自己的马，做出要躲避伤害的样子。这一招果然奏效，铁木真赶上去拉住他：“札木合，过来，我们对着长生天再结一次安答！”说着从札木合的背后抽出一支箭，攥住一头，将箭伸向札木合。札木合也一把攥住了箭的另一端，两个人朝着远处的山峰跪下，大声说：“我铁木真（札木合）愿意同札木合（铁木真）结为安答，从今以后，同生死，不相弃，永远不背叛誓言！”

别格帖儿一脸嘲笑地看着他们。别勒古台这时却发现了桶里的鱼，觉得很好玩儿，伸手要去抓，合撒儿推开别勒古台：“你别动！”

别勒古台为了寻求支持，他跑向别格帖儿：“哥，我要看鱼！”

别格帖儿上前要去提桶，合撒儿将桶背到身后。别格帖儿比合撒儿高出半个脑袋，手臂自然也长得多，他扳过合撒儿，抢过桶交给别勒古台。别勒古台拎桶就跑，合撒儿拔腿紧追。别格帖儿一伸脚将合撒儿绊了个狗吃屎，自己也跑掉了。合撒儿爬起来时，别格帖儿已倒掉了桶里的水，将鱼举在空中，一边笑着气他们，一边向林子跑去。别勒古台在后边追去：“哥哥，给我——”帖木格和帖木仑大哭起来。合撒儿咬牙切齿地说：“我们昨天射到一只小鸟，被他们夺了；今天我们给母亲捉到的鱼，又被他们抢了。像这样下去，还怎么在一个帐篷下面过日子？”

铁木真瞪起了血红的眼睛。札木合觉得时机成熟了，便煽动说：“这是也速该叔叔的别妻生的那两个儿子吧？他们是两只豺虎，是两只灵獒！”

铁木真咬牙切齿地重复着札木合的话：“他们是两只豺虎，是两只灵獒！”

札木合进一步鼓动着：“留下他们是祸害！”

合撒儿也催促铁木真：“哥哥，母亲说过，你现在就是我们的首领，他们不服从你，你就应该杀了他们！”

铁木真一下子找到了那种巨大存在的感觉——我是首领！在草原部落里首领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对于不肯服从的部众，落在他头上的惩罚就是死亡！他拔了拔腰板儿，像首领一样地开始发布命令了：“合撒儿！”

“在！”

“跟我去杀了他们！”

铁木真兄弟拔腿往蒙古包跑去。札木合的目的达到了，心里涌起无比的快慰，上马走开了。

铁木真兄弟从蒙古包里取出弓箭往树林里跑。正在捅马乳的豁阿黑臣看见了，奇怪地问合赤温：“你哥哥要去干什么？”

合赤温不答。帖木仑抢着说：“我知道，他们是去杀别格帖儿和别勒古台哥哥。”

“啊?! 为了什么?!”

“他们抢了我们给妈妈抓的鱼!”

“糟了!” 豁阿黑臣慌忙向草原跑去，“夫人，夫人!”

穿过树林，铁木真和合撒儿听见山包上别格帖儿和别勒古台的笑声。两人示意，从两个方向包抄上去。

山顶一块大石头上，别格帖儿和别勒古台点起了一堆火，用树枝穿着那条鱼在烤着，烤熟一点吃一点儿。“哥，该轮到我吃一口了!” 别格帖儿把送到嘴边的鱼递给别勒古台。别勒古台刚要吃鱼，就发现铁木真一脸杀气地爬上山来。“哥哥!” 他喊了一声向旁边跑去。别格帖儿闻声抬头，见合撒儿已在十几步外拉开了弓，他回头欲逃，铁木真也已从他身后出现，搭箭开弓。

“你，你们要干什么?!” 别格帖儿后退着。

“你是父亲的不肖儿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铁木真恶狠狠地说。

别格帖儿看见眼前的阵势害怕了，大声喊道：“铁木真! 泰赤乌人加给我们的苦难还没到头，今后还不知谁能报仇呢? 你们为什么把我看做眼中钉、肉中刺?”

“你不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是我们家族的豺虎、灵獒! 我今天就要铲除你!” 铁木真拉开了弓。

别格帖儿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了，他一咬牙站起来，像个心目中的草原英雄那样挺直了身子说：“那好吧，你铁木真既然想当蒙古的草原英雄，总不至于射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吧? 你有胆量给我一张弓、一支箭吗?”

铁木真听了这话，从心里倒有几分赞许别格帖儿，他没有求饶，而是像个真正的敌人一样同自己对峙，这样自己便可以正大光明地同这个异母弟弟较量高低了。他对合撒儿说：“把你的弓箭给别格帖儿!”

合撒儿将自己的弓箭扔给别格帖儿，自己退到旁边。别格帖儿接箭在手，与铁木真走到相当的距离，站好了位置。铁木真说：“你先射吧!”

合撒儿大声喊道：“同时射!”

铁木真看都不看弟弟：“你不用管!”

别格帖儿乐得先下手，他担心铁木真改变主意，便很快地射出一箭。也是他太急切太慌张了，那只箭从铁木真的耳边飞过。铁木真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别格帖儿这下子慌了，他咽了一口唾沫，眼睛盯住铁木真的手。铁木真稳稳当当地搭上箭，弓弦一响射了出去，那箭正中别格帖儿的前胸。

